翠袖乾坤

脫貧

余似心

最近收到慈善機構寄來新助養童的照片，也是來自非洲小國。定期捐出的少少金錢，多年來已先後協助了多位兒童脫離需要受助的行列。慈善機構的助養款項，指明包括協助兒童的父母自力更生，助其自助，例如資助他們買小牛、小羊或耕種的種子，讓他們有獨立的謀生能力，這樣，這個家庭的兒童才能真正脫貧，生活長遠獲得改善。

我們公司把定期籌得的款項捐予慈善組織，差不多每年我們都會帶部分同事到一些受資助國家的窮鄉僻壤去了解善款的用途。同行的同事有時會自行準備大量的物資送給貧童，每次都被慈善機構勸喻只要少少的心意便夠，不想讓孩子培育出貪念及要人救濟或有人施捨的觀念。

教育下一代，自小灌輸的觀念十分重要，足以影響他們個人的發展。一個社會的價值觀念，也足以影響社會的未來。我們的一代人是看粵語長片長大的，粵語片無論講的是甚麼故事，大都帶出相同的理念：「肯捱，總有出頭天」。這務實、積極、正面的的訊息，漸漸成為了香港那一代人的價值觀及支持點，大家為了改善生活都胼手胝足地為自己及家人謀求幸福。

今時今日，政客卻推小朋友出來，說「我想學琴、跳芭蕾舞、遊學，但無錢！」認為政府應該提供金錢，滿足小孩子這些慾望，無異推這些孩子於絕路，他們只會學懂伸手要，不知「肯捱，總有出頭天」，這樣的下一代，社會還有希望嗎？他們的父母又怎樣？願意去捱嗎？中產交稅最吃力，誰願意讓人白享自己努力賺來的成果？

施永青先生說得好：「透過政府提供的福利，只能令人脫離絕對貧窮，而不是脫離相對貧窮。要比其他人活得更好，就只能靠自己。劫富只能救濟窮人一時，而不能長遠令人脫貧。」

跳出框框

大學生談戀愛

蒙妮卡

內地網上最近瘋傳一段《大學生「談戀愛」了，看父母們如何反應》的短片。其中兩段頗有趣，甲媽媽囑咐女兒：「第一，堅持不能出去開房。」乙媽媽則囑咐女兒：「必須帶他回來鄭州，媽給他買房子。」

中國的父母「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連子女的開房和買房，通通招攬上身「關懷」。在父母豐厚的羽翼掩護下，子女都不想飛出去了；外面風大雨大，江湖險詐。

與外國朋友聊天，談起這段短片內容；因東西文化有異，得出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A媽媽說，她會吩咐女兒：「避孕套要隨身帶備。」B媽媽會對女兒說：「別趁我不在家的時候帶他回來鬼混，睡髒我的床，喝光我的酒。」

西方父母訓練孩子學懂愛護自己。開房是禁不了的，所謂「情難禁」，情到濃時天公打雷也劈不開。既然難禁，但一定要懂得「防」；向子女灌輸性教育，帶避孕套防愛滋病，防範未畢業先懷孕。

西方父母「無情」，孩子十六歲時將他們「踢」出屋，經歷外面世界的風雨交加，以強身健魄。還有，別以為「戀愛大過天」，談戀愛之餘要學習尊重別人；父母的床和父母的酒，千萬別碰。

一段短片，兩種觀點；誰優誰劣？難斷。

觀點不同，也因年代而異。我們成長的上世紀七十年代，父母當然不敢提「開房」兩個字，「買房」倒暗示過。

記得當年向母親承認「談戀愛」了，她連珠發炮追問；「他幹什麼的？薪水多少？父母做甚麼的？兄弟姐妹多嗎？住哪裡？是不是住廉租屋？」我告訴母親，還沒談婚論嫁，只是談戀愛。她好像沒聽清楚我說甚麼，繼續發表偉論。「帶他回家讓我看看。不，連他的父母也帶回來，統統看清楚。」

母親暗示買房，是要「他」買；不像豪氣的鄭州媽媽，是她買。

琴台客聚

彩筆金庸改射鵰

潘國森

籌備數月的兩種叢書終於面世。既未過農曆新年，亦未過立春，都算是壬辰年之內的成果。第一種名為《金庸學研究叢書》。身為主編，當然要寫個簡短的總序，其文曰：

『海寧查良鏞先生，學成後長期旅居香港，將名中的「鏞」字一拆為二，作為發表武俠小說時用的筆名。金庸小說讀者數以億計，毫無疑問，金庸定必名列二十世紀中國文壇偉大小說家之一。

金庸武俠小說，自上世紀五十年代中葉面世以後，風行海內外。凡有華人聚居處，必有人讀金庸小說，實不遜於宋代著名詞家柳永的「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

金庸武俠小說博大精深、包羅萬象，陳世驤先生評為：「意境有而復能深且高大，則惟須讀者自身之才學修養，始能隨而見之。」足見金庸小說之佳妙，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本叢書秉承心一堂「弘揚傳統、繼往開來」的一貫宗旨，誠邀海內外精研「金庸學」的專家學者，刊行其一家之言的心得。俾能使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這一支異軍，發揚光大，引領年輕讀者進入金庸小說世界的寶山中尋幽探勝，獲開卷之益，享讀書之樂。』

陳世驤先生筆下含蓄，絃外之音恐怕是在說：「你以為金庸小說水平低，只是你才學修養未夠。」

首先登場是王怡仁大夫的《彩筆金庸改射鵰》。這部著作可謂「廿一世紀金學研究獨領風騷之作」，亦是「金庸學研究者必備參考工具專書」。王大夫是家庭醫學科醫師，這個專科在香港不受重視，卻是為社會總體健康把守第一道關的大將，提升全民生活質素，減低社會醫療開支都要靠他們。

這部《彩筆金庸改射鵰》有甚麼特色？第一，是世上第一部精細比較三版金庸小說異同，以及作者改寫技巧的研究專著，於是能夠「精心剖析射鵰神鵰兩朝過渡安排」。第二，是文學研究正宗手法的成果，包括一字一句的細閱和比較，是一步一腳印的扎實治學功夫。

「金學研究」由倪匡先生在八十年代揭開序幕，他以不翻閱原書一氣呵成實稿而感到自豪。這個研究形式有可能因當事人記憶不準確而出錯，我預期踏入二十一世紀之後，類似隨想式的學風將要在金庸學的領域裡淡出式微。取而代之的，將會是建基於嚴格論證，而且對小說內容爛熟而得出的結論。但是很奇怪，走這樣路線的先驅，卻是我們這些原本學理科的人。

王大夫既以如此大毅力比較三版金庸小說，當然不單止「左眼舊《射鵰》，右眼新《射鵰》」，聰明的讀者當然會想得到王大夫還會「左眼舊《神鵰》，右眼新《神鵰》」。過了農曆年，《金庸妙手改神鵰》會面世。王大夫先以慧眼看三版金庸，然後以白天用來為人治病的妙手著述，正好為金庸學寫下新的一章。

百家廊

行走在汽車的時代

吳小彬

車輪滾滾，車潮車海，我們中國也進入了汽車時代。

這個曾經改變了大半個世界的怪物，如今也在刷新着神州的版圖。因了汽車，城市向周圍急速擴張，高速公路伸展四面八方；因了汽車，城市裡修建了立交橋、高架路，馬路被拓寬了，好多的路邊建築拆除了。儘管如此，道路狀況似乎仍然不能保證汽車的暢行無阻，因為汽車數量增長的速度太快了。於是，一些城市只好對汽車限購、限行。所有這些，卻都無法消除交通擁堵、馬路經常成為停車場的事實。

「綠色交通」的口號曾風行一時。但最為輕便、環保的自行車，現在淪落到被輕蔑、被拋棄的地步；而行人，奉行着最健康的出行方式、也應該最被尊重的行人，每次過馬路簡直是在過「鬼門關」，尤其在早晚上下班交通高峰之時。

一個朋友告訴我，他每天上班途中，要步行經過二環路與城市主幹道交會的十字路口，日久天長，他雖然早就總結出一套經驗，但還是提心吊膽，精神高度緊張。如欲一次通過這個寬達五、六十米的路口，行人不能完全按綠燈指示再走，必須在二環路放行拐彎車輛時就開始走，這樣等到綠燈亮時，應該走過了一半路程，剩下的另一半路將好用綠燈通行的時間走過。如果你等到直行方向的綠燈亮起再走，由於這一時刻太短，你必會被二環路的汽車洪流堵在左、右快車道之間。

由於住所距單位不遠，每天上下班，我都以自行車代步。通過十字路口時，我必須小心翼翼，前後左右環顧，生怕不知什麼方向或時候殺出一輛機動車。他在由鋼鐵組成的汽車裡，我卻一單薄身軀，與它碰撞，吃虧的終歸是我。現在的信號燈設置太不合理，直行綠燈放行的時候，同時放行右轉彎的機動車，機動車車體龐大，一輛接着一輛，待它們過完，直行的紅燈亮了，只好再等。有時過一個路口，得等兩個綠燈。晚上，我有出來散步的習慣，有時挺晚的了，夜裡9點多了，可馬路上的汽車仍然不少，它們閃着大燈，疾速飛奔，我還得小心謹慎，前瞻後顧，即使是在斑馬線上，我也得讓着汽車，它們揚塵而去了，我才敢走路。每次通過路口之後，我都會長出一口氣，心情也隨之放鬆下來。直到前幾天，我忽然覺悟，這難道是應該的嗎？作為行人，我為什麼不能自然而然、心平氣和地過馬路？為什麼要像現在躲鬼一樣躲着汽車、慌慌張張地行走？我的路權在哪裡？我的尊嚴又在哪裡？為什麼這城市道路及其設施的規劃、修建包括紅綠信號燈的設置，都要以汽車為本位？都首先考慮汽車的暢通無阻？僅僅在五、六年前，還不是這樣呀，那時行人過馬路，輕輕鬆鬆就過去了。為什麼城市發展了，現代化水平提升了，樓高了，路寬了，遠遠望去，許多地方越來越漂亮了，可行人過馬路這樣一件簡單的小事卻越來越困難了呢？

在網上，也有不少人抱怨，車太多了，城市裡到處修路，還是不夠用，行人即使在享有優先通過權的斑馬線上，也得讓着汽車，從沒有見過一輛汽車在斑馬線前停車禮讓行人。這是一個汽車路權大於行人路權的時代，是一個汽車盛氣凌人的時代。

汽車如此風光的背後，可以看出一些地方政府的身影。汽車業在這些地方被當成支柱產業，因為汽車可以拉動幾十個相關行業的發展。在對GDP的膜拜和追求中，汽車是一個優秀的排頭兵。有了這樣的發展戰略，規劃城市建設和改造時，是否有利於汽車業的發展，才被置於優先考慮的地位，城市道路的開闢、維修與公共設施的建造，方以有利於汽車通行為宗旨。汽車的四通八達，暢行無阻，被看作城市管理水平乃至文明進步的標誌，是大都市形象和現代化水準的代表。

■擁擠的城市交通。 資料圖片

為此，馬路拓寬了，立交橋修建了，高架路凌空飛越，一些道路成了汽車專用道，路邊原有的商店、飯館和其它建築統統拆除，哪怕這會造成財政負擔並使十幾萬人失業也在所不惜。如果這還不夠，就取締自行車道，讓騎自行車的人到便道上去和行人擠着，也要騰出空間和道路，供汽車通行。

全社會和整個城市這樣寵着、供着，才讓有些汽車車主很有優越感。一坐進車裡，一發動汽車，手一搭上方向盤，整座城市就在腳下了，所有的非機動車和行人都該給他讓路，誰要是擋了他的路，或妨礙了他的疾駛，他就非常不滿，大聲鳴笛，甚至搖下車窗叫罵。近年來，不少車主都染上了「路怒症」，心煩、易怒、暴躁，是這種病症的主要表現。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的調查顯示，北京、上海、廣州三個城市隨機選取的900名司機中，35%的人稱自己屬於「路怒族」。

當然，事情的另一面是，有些行人或騎電動車、自行車的人，不遵守交通規則，亂闖紅燈，造成交通混亂或擁堵。筆者經常看到，在一些十字路口，當南北方向是綠燈放行的時候，東西方向總有不少騎車者和行人越過停車線，站在慢車道上，造成南北方向交通不暢。每每當紅燈亮起，南北方向的車輛還沒走完，而這時東西方向放行的車輛又開過來了，這些車輛便與南北方向的剩餘車輛在路口攪在一起，亂成一團。有時汽車車主大罵行人擋路，有時行人又嫌汽車搶行，怒目相向。

城市交通的擁擠和混亂，在內地稍大一些的城市裡普遍存在，有人說這是由於城市人口過於密集所致。但為什麼國外的城市就不是這樣呢？不要說歐美國家的城市了，即使在泰國曼谷，也沒有我們這裡司空見慣的人車搶行。曼谷人口近千萬，居民家家都有小轎車，幾乎人人都會開車，可誰都知道，人與車相會，必須保證行人安全，並讓人先行，這是最基本的道理。在曼谷的街頭，你絕對看不到汽車與行人搶行的事情，也聽不到汽車鳴笛聲，更見不到機動車氣勢洶洶、行人被嚇得匆忙躲閃的情形。

如此看來，問題的關鍵還在於我們自己，在於我們的觀念、政策出發點和文明素養。對於執掌決策權的人來說，應該有一番深刻的反思，應該盡快確立有人文色彩的、人性化的發展觀，經濟增長、城市管理、道路交通都要以人為本位，而不是以物利為首要、以汽車為本位。應該認識到，行人為城市的環境保護、交通順暢作出的貢獻最大，行人是最該被尊重的，行人的安全和路權最重要。讓行人走得安全，走得舒心，這才體現出城市管理者的水平，這才是城市文明化的標誌。目前的汽車崇拜和一切給汽車讓路的城市交通戰略，必須改變了。同時，要教育汽車駕駛者，人在物之上，人比車重要，應該禮讓行人，不可與行人搶行，更不能向行人亂發脾氣，「路怒症」只能說明患者自己的文明素養差。當然，行人以及騎非機動車的人，應該遵守交通規則，不要闖紅燈，不要越線停車，這也是一個現代人規則意識和文明素養的體現。

筆者相信，以上提議如能落實，我們的城市交通狀況必然大有改觀。

思旋天地

回歸市場經濟

思旋

香港市民最關心的梁振英特首上任首份施政報告終於公布了。儘管政府本着承先啟後，處理各方訴求，包括居住、環保和安老等深層次矛盾問題。

然而，社會反應不一。CY手中拿着的施政報告主題是「穩中求變，務實為民。」箇中內容和他的治港理念吻合。竊以為「穩中求進」，把「變」改為「進」似乎較好。事關社會在進步，萬物在「變」。然而，改變的目的有「變好」或「變壞」，「進步」或「退步」。既然是「務實為民」，市民必然是希望變得好，變得有進步。「穩中有進」不是更受歡迎嗎？

每人有一個夢想，各人有他的訴求，皆因各人來自不同背景，追求利益也有異。香港中華總商會楊釗會長說得好：「報告凸顯特首促進經濟以改善民生的決心和魄力。」貧富懸殊差距拉近，對貧窮大眾的扶助，在在需財，庫房必先促進經濟。我對CY施政報告的評價很重要的一點是「回歸市場經濟」。政府下大決心解決居住問題，之前已相繼出辣招，政府行為作干預，某程度對香港自由市場經濟有損，今之報告在房屋土地政策方面作了全方位長遠規劃，用錢用在適當地方，甚至藍圖在今屆政府任期之後。觀乎港股、地產股反應良好，市場認為有助穩定樓價之餘，有序地增加土地供應，移山填海，開拓荒地，增加土地儲備。值得讚賞和支持。另方面，CY坦言：「支持中產置業，支持基層上樓。」不過，熟悉房地產發展者知道，似乎五年內本港公私房屋投入供應仍然見緊，其實可以有變的。首先要得各方支持，不再爭拗浪費流程消耗時間，再者政府涉及部門審批時間要縮短。尤其是公屋量大有增加的空間。至於協助中產置業資助方面，有感置業決定是一生人中的大事，國際利率相互牽引，利率向上行走勢較高。前金融風暴曾帶來「負資產」的教訓深刻，千萬別「好心做壞事」。政府還應三思而行。增加土地供應，增加公屋興建，讓基層更多更快能上樓，相信是最沒爭議的期盼。

網人網事

自強不「吸」

狸美美

上一周，內地網絡上的熱點無疑是「自強不吸」，對，小狸沒寫錯，當您周圍空氣中的PM 2.5含量超過九百時——世界衛生組織界定的PM 2.5安全值是「小於十」——您必須要先「不吸」後才能「不息」。

上個星期的絕大多數時間，整個中國中東部都泡在一坨濃霧裡，當中以首都北京的「霧霾天氣」最為嚴重，污染指數長時間達到六級「極重污染」。一時間，藥店口罩脫銷，當中尤以號稱能抵抗PM 2.5微塵的高價口罩搶得最兇，甚至淘寶上的防毒面具都在數十倍地翻着銷量。

而比口罩更能支撐老百姓意志的無疑還是中國網民一貫的樂觀精神，於是，除了上下翻飛的口罩，還有層出不窮的段子。比如有「有才的」改編了著名詩詞《沁園春．雪》為《沁園春．霧》：「北京風光，千里朦朧，萬里塵飄，望三環內外，濃霧莽莽，鳥巢上下，陰霾滔滔！車舞長蛇，煙鎖跑道，欲上六環把車飆，需晴日，將車身內外盡洗掃。空氣如此糟糕，引無數美女戴口罩，惜白化妝了！唯露雙眼，難判風騷。一代天驕，央視褲衩，只見後座不見腰。有不要命者，還做早操。」據統計，僅霧霾天氣出現的前三天，新浪微博上的相關討論已超過七百六十萬條。

有不少網友在網上呼籲公司倣傚香港八號風球放重度污染假，哪怕不帶薪的也行，但除了郊區幾個學校允許將個別體育課挪到室內上之外，還沒聽說有公司響應號召的。

還有的網友發揮了總結歸納能力，提出「黃天北京、首『堵』北京以及首『毒』北京」形成了「黃賭毒」的北京新解，而在「黃、堵、毒」之上，還有之前被爆不能飲用的北京自來水以及多年追不上的北京高房價，讓北京在「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城市中再次鞏固了自己的地位。

不過話說回來，雖然越來越不適合人類居住，但湧向北京自願受苦的人仍是越來越多。

網上熱議的事有個特點，喜歡怪政府，但這一次，小狸很想說一句，污染成這樣，每個人都有責任。有位專家說得好，談治污應該先樹立一個觀念，不是「你們要治污」，而是「我們要治污」。每個人都從我做起，能騎車的別開車，能拼車的別擺譜，自強不「吸」是玩笑話，停車熄火才是真格的，這些遠比編造些段子發些牢騷更有意義。而具體到北京，您既然來了就請愛護她，若嫌棄她可以走，不要又毀又罵又不捨得離開。要知道，在沒接待您之前，我們北京也曾很適合人類居住。

生活語絲

新法書院

吳康民

閱某周刊，才知道香港老牌的私立新法英文書院已經在去年秋天結束。

當年我所主持的培僑中學在跑馬地樂活道的半山上。校舍居高臨下，且有園林之勝，是香港少有的「好風水」、好風景的校舍。在培僑校舍山下，即新法書院的加路連山道校舍，再過一點的是邊寧頓道的嶺英中學。這三家學校，當年都是私立中學。有趣的是三家中學的校長，嶺英的洪高煌、新法的王澤森和培僑的我，都是潮州人。我和他們兩人都有一面之緣，但很少來往。因為當年我這個左派，特別是在教育界，由於港英當局的控制極嚴，如果和我們接觸，對他們不利。

嶺英中學早已結束，新法辦了六十三年也結束了，但不知是什麼原因。新法全盛時擴充到四五家獨立校舍，學生逾萬。這兩家中學的創校校長都已作古。也許新法的後人認為辦學太辛苦，既然有這麼多家校舍和地皮，不如改去搞地產好了。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是私立英文書院的全盛時期。因為官津中學學位仍然不足，而社會風氣趨向就讀英文授課的學校。新法書院得風氣之先，從一家英文專修學校（並非正規中學），發展到四五家完全中學。因為其他官津英文名校，入學頗有難度，而新法則來者不拒，要求不高，完全是商業經營。他們的中學低班，只要交學費大多便能入學。到畢業班和預科班，便力求「谷」出好成績，在會考中取得及格，在預科中爭取畢業能為大學錄取，以博取名聲。不過正因為辦學宗旨如此，便得了「學店」的聲名，意即是做學生生意的商店而已。

但學校的自由發展，也的確造就不少名人。有一些學習成績不太好的學生，但在學藝方面頗有專長，都出身於新法書院。

與傳統名校對比，這類私校確有長處，不能因其「學店」式的經營而全盤否定。

應該在香港教育史上為新法書院寫上一筆。但他們的辦學經驗是否有人能為之作出總結呢？是時代造就了新法，還是新法創造了「學店」的光輝歷史？